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明賜進士高憲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庾克禮郎崇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一十一 起丁酉至庚子凡四年

理宗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乙卯以魏了翁知福州兼

福建安撫使辛酉以李璮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甲子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

招集賑恤尚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

太平池州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十日竣事以聞 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

事鄒應龍僉書院事李宗勉同僉書院事李鳴復罷

癸卯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

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

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

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

牌割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乙亥魏了翁卒了翁

字華父邛州蒲江人疾革時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

營拱手而逝贈少師謚文靖賜第宅于蘇州 蒙古

擊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

符印驛令

日斃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古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幹羅思篋怯思誠皆降之夏四月壬午朔以李璘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知成都府庚子熒惑犯權星丙午詔沔州諸鎮將帥昨以蒙古兵壓境皆棄官遁夔路鈐轄知恩州田興隆獨自大安德勝堡至潼川逆戰雖兵寡不敵而忠節可尚特進一官。

五月壬申臨安大火自己至西延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嘗以爲言

通鑑卷二百十

宋紀

理宗九

二

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者監簿徐鹿卿面對其略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潜晦陰莖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願

乃委曲諱護三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所致。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驚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于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謫。一曰惑嬖寵。二曰溺燕私。三曰用小人。如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方面置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謫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旣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旣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

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謫不解人心不解天
之所以怒也左司郎中王伯大又進言今天下大勢
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
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躋足而待也未幾則
以治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
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
矣嗚呼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也今也置亡而不言矣
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
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十有四年于茲盛德大業
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謫議者何其藉藉而
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
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
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奸僑佞朋之誤國則
天下又將爲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
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
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
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
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懷懷則罪
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迨已者皆可
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匡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四

絕商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悶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逕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聖宗九

五

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之諸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替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爲陛下分此謫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爲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謫不攻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丙子

熒惑犯將星 六月癸巳鄒應龍罷知慶元府 秋

七月辛酉太陰犯歲星填星入井庚午歲星守建星

壬申日生背氣癸酉太陰入井 樞密院編修官王

萬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

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

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

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

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徃徃改業

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 八月

癸巳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李宗勉僉書樞密院事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六

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

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

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揚

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

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

人免爲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

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

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

古以火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

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

王萬兼

會

史治

蒙古劇中
楊兵

杜果守城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填。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填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食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纏斗。食將既。

二年蒙古太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已未。詔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七

井使紛紛
又送奸雄
一境富貴

史嵩之趙葵應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二月庚寅。詔史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癸巳。太宗正

丞賈似道奏言。非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

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

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戊戌。詔近

覽李璿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緩撫為急。宜

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

軫恤之意。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

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

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壬子以李心傳爲史館修撰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庚申詔史嵩之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夏四月癸未以李塏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己酉雨土太陰入

太微垣閏月丁未太陰入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通鑑卷二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八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僉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甲申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爲秘閣校勘丙戌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以李鳴復叅知政事壬寅歲星犯壁壘陣六月甲辰朔流星晝隕戊申以吳淵知太平州措置

采石江防以吳潛爲淮東總領財賦知鎮江府秋

七月壬午以霖雨不止烈風大作令中外之臣極言

闕失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八月辛酉太白

晝見經天癸亥流星晝隕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以游似為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德乃據唐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宋紀 理宗九 九

聖心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塼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塼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塼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州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 冬十月丁卯吳潛言宗子趙時哽集真滁豐濠

四郡流民十餘萬團結十七砦其強壯二萬可藉爲兵近調五百援合肥宜補時硬官又沙上蘆塲可得二十餘萬畝賣之以贍流民以佐砦兵從之孟珙

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理宗九

十

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十二月乙卯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權

額減免三年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概量毋科抑申嚴收租苛取之禁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詔

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送至史嵩之遣人謂韶曰毋言濟邸宮媪園本詔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樂更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自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

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

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
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
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
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
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
中外稱爲李杜

三年

蒙古太宗
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

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
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旣相
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

通鑑卷二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十一

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
傾搖太學生欲趨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
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
書之所謂大臣矣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
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以

余天錫叅知政事游侶僉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

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
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
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
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

宜詳載

丁精死守
死戰

出處

孟瑛

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夏四月癸卯，以吳淵權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五月辛未，熒惑犯太

微垣，執法星。戊寅，以吳潛為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仍知鎮江府。秋八月戊戌朔，以浙江潮患，告天地

宗廟社稷，以游似叅知政事。許應龍僉書樞密院事。林略同僉書院事。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

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理宗九

十一

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

十一月丙子，以范鍾僉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己

未，崔與之卒。與之字正子，廣州人。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

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孟瑛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

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

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
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
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
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
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堧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垔為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為得師垔歷
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
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
心之妙耳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
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下九

節儉以汰冗濫屏奸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
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剏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殺薰
猶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
頃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糶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
未上以言罷 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
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

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樸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
五百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

論聲色具厲蒙古主曰爾欲鬪博邪楚材力不能奪

虜臣知
四尺

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

以眇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謹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匪良而狂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至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十四

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者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臨安大飢飢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

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榭使渡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

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興澧軍馬琪至鎮招集散
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
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
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
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
置屯田調大築堰募農給種首柿歸漢尾口爲屯二
十爲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
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
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
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志出而戰琪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明宗九

十五

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三月辛未詔四川安撫制置

副使彭大雅削三秩

夏四月壬寅前潼川運判吳

中進對因論蜀事爲上言鄭損弃邊郡不守桂如淵

啓潰卒爲亂趙彥呐忌忠勇不救彭大雅險譎變詐

殊費關防宜進孟珙於夔門又言張祥有保全趙彥

呐楊恢兩制置之功敵人憚其果毅宜皆錄用上嘉

納之 乙巳召史嵩之還仍前右丞相兼樞密使

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次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

于蒙古

五月戊子命吳潛兼侍讀李性傳兼侍講

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

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

月恒暘飛蝗爲孽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苟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黜徙逋官謀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克拓率是于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茹寃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爲沴也 八

通鑑卷二百十一

宋紀

理宗九

六

余玠

月己酉太白犯權星 九月乙丑以余玠所向有功

全師而還進三秩 喬行簡告老與醴泉觀使 冬

十月癸巳詔改明年爲淳祐元年 十一月癸酉詔

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

兩軍及援安慶池州有功特與官兩轉 十二月丙

辰地震詔求直言 閏月丙寅李宗勉卒宗勉字強

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官左丞相守法度抑僥

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人稱爲公清之

相 以游似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僉書院事范鍾叅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一

通鑑卷一百十二

宋紀

理宗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奏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二 起辛丑至癸卯凡三年

理宗十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

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

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

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融

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

通鑑卷一百十二 宋紀 理宗十

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

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

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

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為

汝南伯張載鄒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

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巖講禮記大

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

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

學規賜焉 二月壬午喬行簡卒行簡字壽朋婺州

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

錢時
吳如愚

王應麟

蒙古瓦赤

蒙古窩闊

台

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
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卒年八十六謚文惠 三月趙
以夫罷 夏四月丁丑詔以弟與芮爲開府儀同三
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爲開府儀同三司嗣沂王
辛巳以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 五
月己亥詔沿江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 以
杜範知貢舉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戊申賜
禮部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得王應麟 六月庚申太
白晝見螟丙戌熒惑入氐 秋七月壬辰祈雨 蒙
古代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噉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十 二
親朝當罷兵至是噉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
遺書 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
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
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
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
脉絕第六皇后乃馬真氏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
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
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
少蘇后以爲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

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鏹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闕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列門爲嗣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 十二月丁卯余天錫卒天錫字純父慶元昌國人先爲史彌遠館客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理宗之立天錫寔始其事也 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

通鑑卷二百十一

宋紀

理宗十

三

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

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春正月甲申朔，詔作新吏治。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玉牒及中興四朝國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曆會要實錄。二月甲戌，游侶罷。知紹興府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院事別之傑僉書院事。以徐榮叟叅知政事。蒙古也可

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陽，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戊主兵官不許失弃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理宗十

四

珙曰：是弃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

牙刺兀赤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爲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

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四月甲寅，白氣亘天。壬申，雨雹。五月戊申，臺

臣言知建寧府吳潛有三罪，詔奪職。己酉，趙葵罷

知潭州。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時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

畏權勢。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

二都司。恐不能周知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媪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詔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榮叟乞歸田里從之。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

密院事。高定子僉書院事。杜範同僉書院事。定子尋罷。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接引善類。內實忌之。勸帝斥逐。權奸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府寺丞姚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十

五

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徑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其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

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邸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憑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戾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戾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強。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瑞、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

宋紀

理宗十

六

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奸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秋七月辛巳，朔常潤建

康大水。兩淮尤甚。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八月

丁卯，詔淮東先鋒馬軍鄧淳、李海等揚州撻扞店之戰，宣勞居多。各官兩轉餘，推恩有差。九月庚辰朔

日食。癸巳，詔淮東忠勇軍統領王溫等二十四人

戰天長縣東衆寡不敵皆沒于陣贈溫武翼大夫吉
州刺史其子興國補保義郎更官其一子承信郎厚
賜其家餘人恤典有差 冬十月乙丑蒙古陷通州
屠其民州守杜霆奔城遁 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
節制李曾伯母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
諸將勉圖後功 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
膳求直言 十二月己未詔通州守臣杜霆兵至奔
城弗守載其私帑渡江以遁遂致民被屠戮雖已奪
三秩厥罰猶輕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竄南雄州別
之傑罷 壬戌太白晝見 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

通鑑卷一百十

宋紀

理宗十

七

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戊寅朔以高定子兼叅知政事 蒙古

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月乙丑以呂文德總統

兩淮軍馬捍禦邊陲 以余玠爲兵部侍郎四川制

置使玠蘄州人初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爲

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走淮襄

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

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

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

即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

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餘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玠入蜀。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闡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闡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理宗十

八

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
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
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
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
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
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
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
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
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
預也率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
通鑑卷一百十一 宋紀 理宗十 九

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
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
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
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嗣是有彭大雅守之乃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
爲蜀之根柢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

彭大雅
築重慶城

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
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
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
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

妙

楚材義折
蒙古后乃
馬真氏

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胃前程遠大已於此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捷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 三月丁丑朔日食 蒙古中書

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

通鑑卷二百十一

宋紀 理宗十

十

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

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非之政每每相戾出入川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蒙古入蜀汪世顯之功為多至是開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城岷壘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

通鑑卷一百三

宋紀

理宗十

十一

所著周禮訂議補下州文學秋七月壬辰四川判

司言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

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威望服人可任責邊防詔

以世安就知大安軍八月癸亥詔福州延祥菽蘆

兩砦併置武濟水軍閏月壬寅太白填星合于翼

九月壬申詔蠲高郵民耕荒田租冬十月丙戌

太白入于氏十二月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

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奸深擅權帝不

聽而論者益衆

楊世安

王與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明賜進士第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原京吏禮郎史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三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理宗十一

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虐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叅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僉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弃官去至是

通鑑卷一百十三

宋紀

理宗十一

一

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庚申以余玠兼四川屯田使 二月癸酉出封椿庫緡錢各十萬命兩淮京湖四川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立為義塚 三月以金淵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丁丑有流星大如太白出于尾癸未填星守太微垣 五

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水陸諸軍禦之

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又敗蒙古兵于五河復其城 乙亥賜禮部進士留夢

炎及第第一人時徐霖舉禮部第一人亦同是科登

第霖因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歷

言其奸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

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

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

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

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

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爲君子終以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一

二

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

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

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聵鮮有不爲所欺也於凡善

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唯窺測上情承

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

所幹旋也是嵩之要譽于下而陛下叢怨于上也古

人所謂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疏

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 秋七月己亥朔祈雨 乙

卯招收沿淮失業壯丁爲武勝軍以五千人爲額

甲子詔故直龍圖閣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

特贈集英殿修撰

八月壬辰太白晝見

蒙古諸

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僧虛照招致為僧往來雲中值忽必烈召僧海雲海雲遂邀秉忠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一

三

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

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遂留藩邸以承顧問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闕上書曰臣等恭親御筆起復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

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愛於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一

四

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

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

一。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春留嵩之將以利吾

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毋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爲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爲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

通鑑卷百三

宋紀

理宗十一

六

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摧奸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

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

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計通鑑卷百十三

宋紀

理宗十一

七

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

翁日善劉
時舉王元
野黃道

謝天下。况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
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為陛下
言者亦欲挈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後
世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
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
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
矣惟陛下裁幸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
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
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
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
通鑑卷一百十三 宋紀 理宗十一年 八

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
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
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
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
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
之勢孤。管者金人之盛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
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
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
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

臣自是允文死得嵩之而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

張蟠
劉漢弼
趙與權

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
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
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
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
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嫉逐斥去李韶以侍從
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
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隨
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評
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
通鑑卷一百十三

宋紀

理宗十一

九

學九士扣關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
於宸旒之聽而親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
奉承唯謹即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
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
處佚愉窮無可謀之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
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
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
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
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

盧鉞

言事之多
至武學生
亦侃侃益
傲好學重
儒之報

城門開言
路開城門
開言路開
丞相入讀
生出諸生
出丞相入
絕對

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質者在閭，即欲捨苦塊而坐廟堂，脫衰經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于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詣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篋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一 十

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彛彛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管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為，置行已而自止，請為地援，忍貪周粟之羞，用

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
盡削遊士藉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
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
命大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
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
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
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
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
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
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

通鑑卷一百三

宋紀

理宗十一

十一

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
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
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
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
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
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
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
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

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惟

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以吳淵為浙東

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

許再上疏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

大於送死苟冒哀求縈則大節已掃地矣何以事君

時史嵩之方圖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

從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

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掇雖是正論但言

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

掇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

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

通鑑卷一百三

宋紀

理宗十一

三

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

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

終制帝乃許之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

傳陳韓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棠監察御

史江萬里相繼言僉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

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

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

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

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

餘各反官有差時王萬已卒帝思萬先見詔賜卹

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十二月庚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葵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

通鑑卷一百三

宋紀

理宗十一

十三

則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

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畏又乞荆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

通鑑卷一百十三

宋紀

理宗十

十四

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更新庶政綏撫中原遺民召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惟剝州縣腴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

下強兵理財河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

之名况議論紛然賢者不肯苟容而去不肯者反因是以媒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

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虫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朽齒

威斷一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

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擢翰林學士 劉伯正罷以李性傳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丙寅朔雨土甲戌復五河詔呂文德羊洪各進秩餘有戰功者推賞其陣没人具姓名贈恤 三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一

十五

月庚子詔嚴賊吏法仍命有司舉行彭大雅程以升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準淳熙故事戒吏貪虐 夏

四月丙戌杜範卒範字成之黃巖人早負公輔之望惜其入相未久也 五月丁未詔沿江湖南江西湖

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六月丙戌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

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

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

三大臣暴卒 羊洪暴卒

生相繼伏闕吐言謫卧人願君子者不過使之死耳

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嘗上書諫嵩之曰。伯父乘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薦。而以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逮。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醜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

通鑑卷一百三

宋紀

理宗十一

十六

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廂。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爲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獲。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蓋

通鑑卷一百三

宋紀

理宗十一

七

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爲伯父苦口極言。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收。視非而不知

革薰猶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
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
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
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所召
試館職二人上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
霖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
建凶奸未寃是時杜範已卒而鍾雖得位畏嵩之復
出為已禍故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蒙古察罕

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韓同

僉書樞密院事 壬子詔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一 十八

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驥權成都縣楊允權資

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靄皆死于官守其各贈恤 十

二月己卯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

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程元鳳為右補闕元鳳上疏

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

術人以為格言

何震馮有碩守死節

程元鳳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明賜進士高申憲夫浙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丙午至壬子凡七年

理宗十二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 貴由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秘書省正

字徐霖應詔上疏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

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

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奸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

決精稜感浹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

通鑑卷一百十四 宋紀 理宗十二

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 置國用所命趙與

篋為提領官 二月己巳范鍾罷時游侶與鍾並相

不協鍾力辭去未允尋以臺諫論罷時鍾方坐相府

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三月癸巳日暈周匝珥氣

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壬戌太陰犯太白 戊寅詔

授朱熹門人胡瑗呂燾蔡模並迪功郎本州學教授

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 閏月戊戌

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

將士陣亡者衆詔給緡錢恤其家 癸卯余玠言北

以言遷官

胡瑗 呂燾 蔡模

汪懷忠

立功等第補轉官資以聞詔從之 五月己卯詔諸

鎮募兵造舟置馬帥臣其務獎激將士以嚴邊防

六月丙午祈雨 壬子以陳韓參知政事乙卯臺臣

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

罷宮觀 秋七月壬戌泉州飢州民謝應瑞自出私

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衆詔補進義校

尉 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

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月己酉賜文士劉

克莊進士出身以爲秘書少監國史編修尋兼崇政

通鑑卷一百四

宋紀 理宗十二

二

殿說書 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癸

酉孟珙卒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珙隨父宗政立戰

功歷官節度使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叅

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慚

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

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

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忠襄 冬十月乙未填星

歲星熒惑合于亢巳酉太白入氐 十一月辛巳詔

特贈徽猷閣待制官其二子賜謚立廟 殿中侍御

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克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二 三

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擴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挫初意大臣勿避仇

章琰

李昂英
黃師雍

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 十二月乙未

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
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
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乞寢宮祠削官遠竄翰林
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
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
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
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
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
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
通鑑卷二百四 宋紀 理宗十一 四

春秋作而
罪臣賊子
懼信然

下不能正奸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
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
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萬

戶寇京湖江淮之境攻廂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春正月乙卯詔問者絀逐非才收召

衆正史嵩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

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于實玩愒

歲月朕何賴焉 二月庚寅詔淮安主簿周子鑑久

周子鑑

子鑑久

優與升擢 蒙古忽必烈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

求百出民弗堪命劉秉忠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于忽必烈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脫兀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忽必烈益重儒士多自文謙發之 三月庚午祈雨 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

僉書樞密院事吳潛僉書院事辛丑游侶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牟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按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霖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出

通鑑卷二百四

宋紀

理宗十一

五

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霖尤無恥請先罷斥霖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為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鞞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兼知建康府鞞兼知潭州 庚戌出緡錢千萬銀十五萬兩并戶部

銀五十萬兩兩付督視行府趙葵調用 五月壬申以

吳潛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詔求直言弭旱徐霖應

詔言疎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六月癸巳賜進士五百二十七人得汪立信

戊申詔兩淮襄蜀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秋七月乙丑吳潛罷丁卯以別之傑叅知政事鄭冢同僉書樞密院事

八月甲申鄭冢罷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

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

通鑑卷二百四

宋紀

理宗十二

六

月巳酉臺臣言添差攝局頒入奏辟改任薦舉借補曠職匿過十弊 十一月丁巳詔茶陵知縣黃端卿

為郴寇所害進官蔭子立廟衡州 十二月壬辰詔

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迪功

郎

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春二月丁亥趙葵言呂文德洎諸將解

泗州之圍有功詔補轉推賞有差 戊子太陰生黃

白暈癸巳雨雹 乙未福州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

孺人復其家勅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三月蒙

古主貴由卒于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

旱河水盡澗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番回
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
民力益困皇后幹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
政諸王大臣多不服夏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爲樞
密使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叅知政事應麟同知
樞密院事謝方叔僉書院事史宅之同僉書院事癸
酉王伯大罷知建寧府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
知紹興府

九年春正月乙巳孟啓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

通鑑卷一百四

宋紀

理宗十二

七

公庚申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辛酉詔兩淮京湖沿江曠土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

官不分收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

幼局收養遺弃嬰兒丁卯許應龍卒應龍字恭甫

閩縣人嘉定元年進士調汀州教授歷官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卒年八十一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

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曾治湖州尤可

紀也己巳范鍾卒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

士歷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爲相直清守法重

清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青德難量與趙鼎宗

齊名謚文肅

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

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詩之

三月癸未以賈似道爲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夏四月

壬寅朔日食五月陳韓罷六月丙寅詔邊郡各

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于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祀之

守臣春秋致祭秋七月癸酉太白犯進賢星八月

月巳酉以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九月嚴中

外上書之禁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簞鼓是

非爲覆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

通鑑卷二百十四

宋紀

理宗十一

八

節帖即精
採之名

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雖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于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冬十一月癸未應繇罷十二月巳亥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僉書院

十年春三月癸未言者論趙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因罷爲醴泉觀使庚寅以賈似道爲兩

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 秋八月甲寅台州大水 九月甲子朔賈似道

兼淮西安撫使 已巳賜禮部進士方夢魁及第第
一人改名逢辰 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今後行
罰毋杖脊以傷人命蜀帥余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
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
堡邊境稍息於是 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
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一月壬申以
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

十一年

蒙古憲宗
蒙哥元年

春正月己丑詔沿海沿江州郡申

嚴水軍之制 二月乙未左丞相鄭清之等上王牒

通鑑卷一百四

宋紀

理宗十二

九

日曆會要及光寧宗寶訓 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

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潛入對
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
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
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
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 夏四月丁未

鄭清之等進淳祐條法事類凡四百三十篇 六月

甲子余玠奏進北馬五百詔立功將士趣上姓名推
恩 高達帶遙郡刺史權知襄陽府管屯戍軍馬

乙巳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 蒙

古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東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管太宗命以皇孫失列門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闕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爲帝廟號睿宗失列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古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

通鑑卷二百四

宋紀

理宗十二

十

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忽必烈又召陵川郝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事忽必烈大悅

遂留王府會有得宋奏議以獻言謹邊防守御要凡
 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
 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
 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
 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
 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必烈
 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
 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
 道議七千餘言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八月庚戌詔以故直龍圖閣樓昉所著中興小傳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宋紀理宗十二十一

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辛亥

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

禮津遣赴闕冬閏十月癸丑太白入氏十一月

甲辰鄭清之乞解機政遂以太傅亮醴泉觀使奉朝

請庚戌鄭清之卒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字文

叔嘉泰十年進士自與史彌遠不口口復讀議廢立得至宰相輔然

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則與有立焉其再相則年

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

少甲寅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兼樞

密院使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誼傳麻

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
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收相二人詔牟子才還朝子
才先辭秘書郎主管崇道觀至是遷著作郎謝方叔
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
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

乙卯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僉書樞密院事 蒙

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自闕端取漢上
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
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
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紀 理宗十二 十一

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爲

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

起穰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

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

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爲國師那摩西域築乾國人

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

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

亦貴用事 十二月戊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

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

殺劉福

蒙古屯田

結人心

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

卓異詔旌其門 二月乙卯朔日食壬午詔襄郢新

復蠲賦稅 蒙古兵復攻隨郢安復副總管馬榮率

將士連日拒戰却之 蒙古城沔州蒙古主蒙哥以

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

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

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毋以厭禳並賜死禁

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

縣盜起詔罷諸郡經界 六月嚴衢發信台處建劔

通鑑卷一百四

宋紀

理宗十二

三

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

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后

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牟子才言

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

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

至矣燮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爭以召和

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

出內帑賑之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

自請 崇政殿說書徐霖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奸黠

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霖知無不言

於是議城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
至則祠先賢寬租賦賑飢窮誅悍將建營砦幾一月
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噴始由徑
以出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
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
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
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
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
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
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
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宋紀 理宗十二 十四

陵蒙古主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至曲先腦兒之地
夜燕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
者吾能爲之樞馬上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
之福也 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曆辛巳詔改明年爲

寶祐元年 冬十月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

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其務措置屯田修

渠堰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

余玠率諸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十

一月庚寅吳潛以小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 丙辰夜臨安大火三日乃熄詔求直
 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
 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
 就早朝面奏 以湯漢為國史實錄院校勘漢上封
 事其略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
 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
 怒妖稜陰沴所從生也故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
 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不公不敬所以感動
 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可復以
 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十二月癸亥詔海神為大
 通鑑卷一百十四 宋紀 理宗十一
 祀春秋遣從臣往祭奉常條具典禮來上丁丑立春
 雷震時言路壅塞太學生楊文仲率同舍生叩闕極
 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
 之使言時爭傳之

理宗十一

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五 起癸丑至乙卯凡三年

理宗十三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與芮子孜為皇

子改名禊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之帝在位歲

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有是詔明年封進忠

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達拒却之 三月己酉朔日食 戊辰陳垓以賊窟

通鑑卷一百十五 宋紀 理宗十三

潮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汙利且耕且守蜀土遂不

可復 三月丙申別之傑卒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

定元年進士歷參知政事贈少師祿祿庸人無所建

白唯嘗乞祠歸養猶知有親也 夏四月乙亥賜禮

部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楊文仲登第時弋陽謝

枋得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及奏名枋得

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弃去 五月甲午召余

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

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

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燃箕謂

高達

金起手多
殺伐事元
起手多耕
屯事

謝枋得

之墓蝕。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搾酒。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苦之余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戍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

功失處置

願謀陷將

方叔清叟
不終

王惟忠
朱文炳

張實

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

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
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

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
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

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
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

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
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

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三 二

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蒙古伐西域 秋七

月甲午余玠卒玠字義夫蘄州人以趙葵薦引歷官

資政殿學士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

王惟忠治財賦監薄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

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

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

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

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

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

自安一夕暴卒齋志以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

之

論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時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八月丙辰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 冬十月丙午朔詔出緡錢二百萬賑恤京城軍民 十一月己丑賈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三

四

似道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有差

兀良合台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

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棧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于高祥殺信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忠姚樞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非民之罪請宥之姚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活惟虜其王段知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欵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

真楚材同

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蒙古忽必烈還京兆以姚樞為

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二月甲辰詔太常釐正秦

檜謚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庚申詔饒州布衣

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補迪功郎本州教授余

晦遣都統其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乃蜀之要地蒙

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

遂為蒙古所據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三

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甲午城東海賈似

道以圖來上夏四月辛亥詔邊兵貧困可閔閒田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宋紀 聖宗十三五

甚多分給耕種守臣理之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

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

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

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

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丁巳加賈似道同知樞

密院事庚午召余晦還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

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天斃余玠

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

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

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

饒魯

晦入復草
草如此

王堅

可畏

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
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
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召命已頒決
難反汗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至是召晦還 閏
月壬申董槐上疏曰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
司夔門以通判蜀上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乃優
詔答曰士大夫以事功自勉者鮮卿請帥蜀足見忠
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宜竭謀猷以副委任 壬
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代余晦 戊戌釋蒙古
使者離揚州北歸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七月巳酉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三 六

詔賈似道開闢以樞密行府爲名 八月乙亥詔以

前知閬州兼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
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
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致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煉成
獄戊戌籍王惟忠家財 九月甲午斬王惟忠于都
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陳大方曰吾死訴于天帝
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中相見遂病 丁酉追削

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

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

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

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忽必烈善
 之曰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
 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
 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
 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
 強扶弱摘伏擢奸境內大安暇則明經讀史凡義理
 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
 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
 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溢淺不
 可舟軍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三 七

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蒙古憲宗五年春正月己未迅雷庚申起居郎牟子才

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竒技獻笑媠汗清

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

納其言秘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

大夫士大夫不廉賤民膏血爲己甘腴民不堪命矣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

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

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

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二月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三

八

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

之序必當弃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
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
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
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桎僉書樞密院事已未
雨土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四月乙酉以江萬里為

福建安撫使 五月久雨以監司州郡辟書冗濫詔
申嚴禁止辛酉西蜀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
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
亭豪華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一 九

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
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奸人雖憑怙其
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為

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貢緣閭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
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
人目為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
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

蜀中也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

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驚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曰御前奸賊之老吏逃遁之渠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母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通鑑卷二百十五

宋紀

理宗十三

十

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秋七月丙辰，監察御史朱應元

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也。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八月乙丑，王埜、徐清叟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

樞密使，程元鳳、僉書樞密院事蔡抗、同僉書院事抗處士元定之孫也。九月壬戌，權中書舍人陳大方

言：劉子澄、端平入洛之師，賈勇贖決，非兵方入唐州。

界子澄已率先遁逃一敗塗地二十年來爲國家患
者皆原于此宜投之四裔詔罷子澄祠祿大方病死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理宗十三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六 起丙辰至戊午凡三年

理宗十四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辛亥以吳淵為京湖制置

使兼夔路策應便宜行事 辛酉詔史嵩之授觀文

殿大學士依前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加食邑

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收秩親民官以蒲擇之

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實似道參知政事職

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

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

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

其見憚如此 五月甲寅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第一策以志勤道遠為問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考

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

為得人賀謝枋得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建府教

授未任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

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傳二社諸

孫子秀

文天祥

訪得守信

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六月右丞相董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丁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二

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

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閩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奔槐驚呼而散槐徐步入廣待寺罷相之

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

陳宗禮

文俊調

宋州

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
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
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
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
然稱宜中等號爲六君子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
譚左司郎官陳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
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
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
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
通鑑卷一百六十八宋紀理宗十四
三
旁蹊曲逕類引貪濁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
舟師連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僉書樞密院事九
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
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
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
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
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侍講危昭德上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必厚民
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

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克。上用足而下不匱矣。蔡欣痺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囚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輪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室墨勅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劉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井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三年而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宋紀 理宗十四 四

畢名曰開平。旣而升爲上郡。以燕爲中都。冬十一月戊戌。京湖閫臣繼上戰功。詔曰。蜀懼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使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于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開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以聞。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僉書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閫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閫馬丁當。國勢將亡。蔡抗

罷輒擅去國奪職奉祠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繫帝

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塲錢繫奏言內庫理財太急
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
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
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蒙古憲宗七年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為寧遠軍節度

使京湖宣撫使兼夔路策應大使以賈似道知樞密
院事仍督兵召荆湖制置使吳淵參知政事未至卒
淵字道父宣州人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嘉定
七年進士有才略歷官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五

輿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數
諫止之所著有易解 蒙古或進讒忽必烈得中土

心蒙古主聽之遂遣阿蘭答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
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
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
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
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
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
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
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
 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
 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
 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
 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
 四川嘉定上戰功以賈似道為兩淮安撫使 夏四
 月己卯蒙古兵攻苦竹隘詔荆湖調兵應拔 閏月
 己酉以呂文德知靖州 五月丁卯城荆山為懷遠
 軍以夏貴知軍事 六月丁酉祈雨 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六

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斐走海島蒙古得前所
 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
 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秋七月丙辰祈雨
 戊午雨已未太白晝見丁卯有流星大如桃彗星出
 東方 蒙古主駐蹕于軍腦兒醜馬乳祭天以駙馬
 刺真之子乞解為達魯花赤鎮守幹羅思仍賜馬三
 百羊五千詔出師南征 八月庚子以張礪參知政

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史嵩之卒嵩之字
 子由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通顯雖飾詐要譽
 而肺肝如見終不為公論所容初謚忠簡改謚莊肅

至德祐初以徐直方言奪謚 蒙古諸王亦孫哥駙

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

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

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

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

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

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

州趨米倉萬戶亭里义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

必烈之弟也 回鶻以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

三萬餘錠獻于蒙古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

通鑑卷三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七

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典赤以為言蒙古主

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丁酉以林

存僉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丙辰李曾伯兼節制廣

南乙丑獎諭安南國賜金器幣香茗 十二月壬午

李曾伯依舊湖南安撫使兼廣南制置使移司靜江

府

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二月辛巳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光祖為松江制

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

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蒙古紐璘將前軍

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遣宗王加烈伐西域旭烈以抄馬那郭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迷千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三月戊辰以馬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八

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甲戌詔湖北提點刑獄文復之移司江陵兼荆湖制司參議官 夏四月乙巳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僉書院事 蒙古子阿速帶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者斬之 五月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奏可 秋七月甲戌詔前福建漕臣高斯得已奪職鑄官其贓百餘萬嚴限徵償以

德貪吏 八月癸卯詔申嚴倭船入界之禁 九月

甲寅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防 冬十月丙子朔
詔蜀中將帥雖未克復成都而暴露日久戰功亦多
宜與序升其亟條具以聞是月紐璘聞其主次漢中
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
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
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
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
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

楊立張實
死守

王佐死戰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所戰敗蒙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九

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
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斫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
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
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之蒙古諸王

施擇善死
節

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己酉林存罷知
建寧府 壬子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
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僉書樞密院事 丁

侯昌死戰

卯蒙古將李璫陷海州漣水軍海州通判侯昌鏖戰
死之闔室遇害餘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
詔以功自贖 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 庚辰蒙

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
 士璧移司紹慶府以便策應 丁亥向士璧不俟朝
 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馬光祖不待奏
 請招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于房
 州敗之詔士璧光祖各進一秩 蒙古主取隆雅州
 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
 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
 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
 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
 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十
 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
 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
 爲都元帥

趙廣死節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四

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明賜進士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寧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七 已未一年

理宗十五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

圖實政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

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

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

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

通鑑卷一百十七 宋紀 理宗十五

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

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為此

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

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

可也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亦有之尚未聞有死

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

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

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

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閣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

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

重噴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賞。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襲而威不振。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宋紀

理宗十五

二

生氣不報。已酉蒙古兵攻忠涪。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丁卯。以賈似道爲

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閬蓬廣安守將相繼納降。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獍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潭州城下。

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三十萬助邊用 蒙古主遣降

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 執之殺于閱武塲蒙古主

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

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

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

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

川制置副使蒲擇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時蒙

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

江還北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

斃于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五月乙卯達州上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十五

三

呂文德戰功詔遷補有功將士 辛未以婺州大水

發義倉賑之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梁力戰

得入重慶即率艤艘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

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

而還 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

事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于是月守臣

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

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

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

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

段元鑑
楊禮

王堅
力戰

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楷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

通鑑卷一百七

宋紀

理宗十五

四

理躡躒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蒐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

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管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期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管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

通鑑卷二百七

宋紀

聖宗十五

五

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其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

董文炳

文用
文忠

陳元桂死
節

法

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

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

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

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

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

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艤

鼙鼓擢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

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庚申以戴慶炯僉書樞密院事是日下詔責已勉

諭諸閫進兵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

通鑑卷百七

宋紀

理宗十五

六

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

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

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

遂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

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四冬十

月辛未朔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

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

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

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鏡孫等相繼論大全奸回險狡狠害貪殘假
 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
 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
 防四罪。詔致仕。壬申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
 奸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媮阿諂媚
 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
 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
 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
 官傾心附麗躡躐要途蕭恭來等羣小噶沓國事日
 通鑑卷一百七十一 宋紀 理宗十五 七

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憲之腹心爪牙。而任
 臺臣。其為之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
 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
 鑄等羈管州軍帝不報。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軍漢陽以援鄂。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

減膳徹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痍

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咨爾旬宣之寄。牧守之臣。

輕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

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

犯顏敢諫
起手

張勝

經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
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
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勣孫亦言鑾
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
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
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十一月乙卯以趙葵
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蒙古圍鄂州都統
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
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
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逵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

通鑑卷二百十七

宋紀

理宗十五

八

呂文德不
終

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
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
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
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不
即使兵士誦於其門呂文德誦事似道使人訶曰宣
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
關白似道由是嚙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
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
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
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

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
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非兵至乃老弱部所
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
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
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十二月
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
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
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
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
通鑑卷二百七

宋紀

理宗十五

九

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
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
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
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
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
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
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
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
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

蒙古自願
歸何功之
為

王輔祐

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
燕都則彼之奸謀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
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
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
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
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
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辛亥改明年元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
士壁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
通鑑卷百十七 宋紀 理宗十五 十

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師五百
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
鐵赤將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七

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十八 庚申一年

理宗十六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

功 庚辰歲星熒惑合在尾 二月蒙古張傑閻旺

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

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

鹿磯殺殿卒百七十人 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

通鑑卷一百十八 宋紀 理宗十六

劉雄飛

張興宗死節

臺諫何無一人言似道者其根抵深矣

張勝死節

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丙寅蒙古兵犯分寧武寧二縣 河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

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

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乙

酉 丙戌 西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之

賈似道上言自鄂趨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

捍禦大戰敗之 白氣如匹練亘天 辛卯蒙古主

忽必烈立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

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爲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二

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遣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爲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爲天下

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

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飢渴所當先務嗚呼曆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勲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蒙古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俱入覲會憲宗將兵攻宋俱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俱遣歸通鑑卷百六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六

三

國彼必懷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其言改館餼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夏四月戊戌朔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立中書省以王文

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壇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王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是任

盤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丁未蒙古以翰林

侍讀學士郝經為國信使使于宋蒙古王文統素忌

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

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蓋以疾辭經曰自南北

邁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

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

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

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枢許衡相

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四

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

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

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

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

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已酉吳潛罷初賈似

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嚙之至是帝欲

立忠王祺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

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

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

汝鈞對館職策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

正是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初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曰若從吳潛遷幸之議幾誤朕至是潛罷帝怒猶不已而以道又陰圖之帝夜出象簡書疏葉授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六 五

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潛既罷尋以寘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不負科名者矣。

癸丑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口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禮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傳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

先為節帖
至此尤甚

士壁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闢亦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宗十六

六

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為聰書記蓋因其初從釋氏名子聰也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

知樞密院事皮龍榮僉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為

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聞忽

蒙古希憲
定亂

劉里馬

汪惟正

汪良臣

八春

必烈已立命阿藍答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
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
關中錢穀時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
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
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立于和林 蒙
古阿藍答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 五
月戊辰朔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
急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平等威虐
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
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
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六 七

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
者乞召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
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
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
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
得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
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
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
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
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

師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
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
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
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
戰于井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
遣使自劾停放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帥諸罪
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
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
商挺參知省事 饒虎臣罷庚辰戴慶炯卒慶炯承
嘉人登第未久而位至執政無所稱述 癸未以沈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八

金玉郭

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鄂爲翰林學士承旨

鄂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

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

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祭金主自

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旁禮爲舊君有服願往

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

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

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丙戌蒙古建元中

統詔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創

蒙古李冶
李昶王磐
徐世隆高
鳴

未遑潤色之文政事變通漸有綱維之日朕獲繼舊
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
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
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
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爲中統元年惟即位體
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爲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
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
方隨詔以頒於戲乘錄握樞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
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宜懇惻之辭表著憂勞之意凡
在臣庶體予至懷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九

皇太子

訓儲

蒙古劉郁
等

六月庚子竄丁大全于南康軍 壬寅立忠王禧
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
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
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
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
率以爲常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
使蒙古李璫寇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蒙古召真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適燕京
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
等乘傳赴闕 秋七月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即

灼之亦不言

拘蒙古使甚誤且赫經有德有言為似道所細以速末禱即比一事似道不容於死

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

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

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

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

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

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

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

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

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胎

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

通鑑卷一百六十八宋紀理宗十六

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貴朝有夏后

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

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踈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

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

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雖

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強徙都定

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伸夫有天下者孰

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

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

而已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

此言最合
府勢與於
說士之口

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
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之閉玉關。
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貴朝祖宗
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
太宗不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
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
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
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弃祖宗之良法。不以
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

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

通鑑卷百八

宋紀

理宗十六

十一

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
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
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
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
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
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
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
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
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
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

金使無禮
則多方賄
之曲意奉
之郁經通
好則嘗之

以和解兵
置於圍困
其疏亦不
與上非帝
不報也槍
專做和局
飽書專做
戰局以道
又件和戰
兩局而占
騙之是飽
肯泰恰合
爲一人也

有范山語楚子之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

圖祖逖誓江擊楫中流以爲中原可定桓溫進取之

計洒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說從入

橫出以爲居胥可封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

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

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

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

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歛戍之計

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

病國不足以有成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

通鑑卷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十一

之所失而徒弃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

而不足以有成明矣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

卒莫能強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

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

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

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

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

何勢
有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狗夫

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已一時之

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

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漢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撥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况又如是之大，且強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踈略，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得即無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

通鑑卷二百十八

宋紀

明六十六

七

金則惟餘威濟亡而事之蒙古則釀新姦方強而兆之亡何侍

豈能得便至淪弃金源氏，既失燕秦，又弃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况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閔，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豈得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啓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之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

齊有無知之難。而威公以霸。夏有澆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呂所以啓文帝。巢隱所以啓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便耶。不幸於禍亂之間乎。至如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非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六 十四

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昇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而不問。此尤所未解者。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而南去。而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

議論精卓
雄偉不作
一恐嚇語
故自儒者
本色

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汜

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

關中取韓魏梁趙感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

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

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

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

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鷺呂蒙之謀書

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此一

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溫嶠謝安之賢亦嘗

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六 十五

陂枋頭之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

時蔡謨之言義之論最為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

宋武帝舉江淮之眾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

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得弃不旋踵文帝以

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為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

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

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出入於彭城懸瓠

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

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

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戾景之禍是

觀宋不能
混一而自
分南北也

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劔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鬪。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六

治自南而北。則亂。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御詞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絕金源。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

此是宋家
病處朝耶
諛耶

不能強歌
又不能以
守為戰而
悉出於和
又不知和

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公普便利之澤結
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
一者也。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是以大本一定基
緒延遠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
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
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
享國之久不是過也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
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踈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
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頽靡故其弊則
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頽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六 七

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
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亦見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
也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

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
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問歸賑致禮是
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
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始大行人
之事始重申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
皆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
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搖撼張

儀之脣脂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久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溫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荊州。吳魏再合而勝猗亭。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通。鑑卷一百八

宋紀

理示十六

十六

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禍。貴朝啓運。刻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遂與盟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已信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弃都邑。高宗南幸。隨讐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安

爲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

通鑑卷一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十九

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爲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

天生小人
以亂宋將
若何

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
失一臣。大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
落一石。國於何損。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逐
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
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
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
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
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義和
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
其輔員于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
通鑑卷二百八

宋紀

理宗十六

二十

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
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道。蓋有國者
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
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
者而已矣。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徂于一時之利。不
忘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牾投罅。拘滯使人。而
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
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果能必無
誤乎。彼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之說。以
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布衣

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
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
四年凡有蘊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孟
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
不敢誤天下後世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
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
何罪而辨之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
故梗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益藏
之跡明白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
而欺貴朝貴朝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亦宜賜一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十六

三

明降或欲與本朝校量疇昔必夾勝負一主于戰通
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攢而不問陳說不
答表請不報差官不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
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
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
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

如此處置
進亡何疑

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
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
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探
之天時人事宋作殆不遠矣帝聞有非使謂宰執曰

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
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
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
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亦爲似道所格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熠皮龍榮沈炎並兼賓
客 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
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
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文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
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
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麵貨等
通鑑卷一百十八

宋紀

理宗十六

三

禁 八月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省右丞 蒙古李

壇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使修好不
從 九月蒙古李壇復請攻宋蒙古主復諭止之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
劾以聞當寘于罪以爲同惡相濟者之戒時賈似道
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似
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奸爲下是詔 壬

戌鼠吳潛于潮州 十一月戊子熒惑與填星順行

太陰犯房 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飢民

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統釋教八思

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蒙古主至是
日見尊禮云

通鑑卷二百六

宋紀

理宗十六

三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八

